



# 中国大案录

①

啄木鸟杂志社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# 中国 大案录

①

啄木鸟杂志社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中国大案录/啄木鸟杂志社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104-01324-5

I. 中… II. 啄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8475 号

**中国大案录①**

啄木鸟杂志社编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☎ 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35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4 印张 8 插页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1324-5/I·537 全二册定价: 39.6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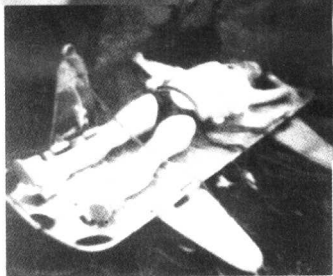
本册定价: 19.80 元



犯罪嫌疑人姚丹。



姚丹的尸体在香港西贡海面被发现。



法网难逃！全部八名案犯到庭候审。



邪教首领「被立王」  
吴扬明被警方擒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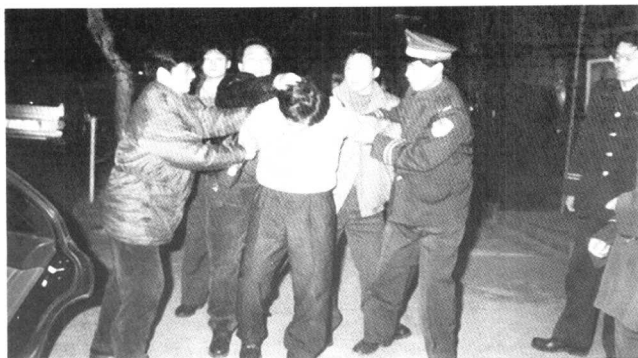
擒获犯罪嫌疑人。



盘查可疑人员。



投毒犯贾俊勇被捕。



窃车大盗蒋奎平被  
警方抓获。

追踪可疑车辆



奸杀二十多名妇女的变态  
色魔栗仁被警方捕获。



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，案犯吴文军被警  
方押下飞机舷梯。



另一名案犯坐台女邓启英在四川老家就擒。



69次特快列车碎尸案  
案犯坐台女张艳落入法网。



奸杀女出租司机的色狼房保刚被警方擒获。



奸杀女出租车司机的色狼邵锡金。



难逃法网。



参与拐卖聋哑女童的犯罪嫌疑人杨昆被公安机关抓获。



解救被拐卖的聋哑女童梁宁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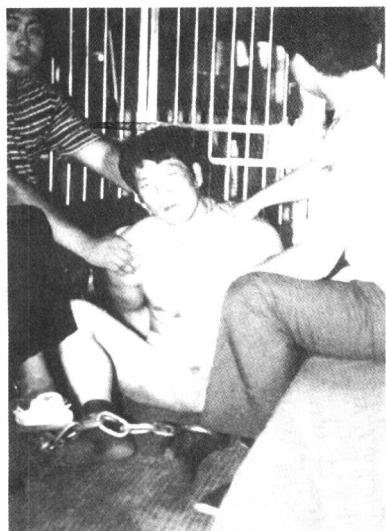


犯罪嫌疑人刘帮。

面对摄像机，犯罪嫌疑人符心定以手遮面。







杀人魔王白宝山落入法网。



“2·15”持枪劫车杀人案首犯王雪平被押赴刑场。

犯罪嫌疑人张钰被擒。



擒魔！



尽管案犯吴文军改名换姓，并做了整容手术，潜逃至上海，仍然逃脱不了警方的追捕。



擒获犯罪嫌疑人。



警方清理色情场所。



公审！

# 目 录

## 鹰蛇之战

——侦捕邪教“被立王”纪实 ..... (1)

## 梦醒魂不归

——深圳 7·11 大案探微 ..... (52)

死亡追逐 ..... (92)

杀人魔王的末日 ..... (151)

坐台女的悲剧 ..... (192)

东北特大金融职务犯罪案侦破纪实 ..... (215)

捕“狼” ..... (244)

鬼船——海口特大海运欺诈案 ..... (278)

## 镍都惊梦

——“二·一五”持枪劫持出租车

杀人案侦破记 ..... (311)

安徽灵璧拐骗聋哑女童案实录 ..... (333)

## 八千里路云和月

——丹东市特大盗车案侦破纪实 ..... (371)

“中国国际银行”上海覆舟记 ..... (406)

江南投毒案 ..... (425)

# 鹰蛇之战

——侦捕邪教“被立王”纪实

## 一 奇异经历

1994年底,正是刮着漫天的白毛风,冰天雪地,冻得“鬼龇牙”的季节。傍晚时分,市公安局门口进来一个老汉,他嘱咐跟随而来的两个闺女在门外等候,自己佝偻着身躯,敲响了值班室的房门。

李老汉自称来自石汉镇。他说话逻辑混乱,语焉不详,听了老半天,裴科长才大体听出这样一些意思:他的两个闺女被什么人诓到关里给“弄”了。裴科长知道这个“弄”字就是奸淫的委婉说法。作为一个公安民警对于这样的报案并不感到惊奇,干这行的,杀、抢、奸、盗司空见惯,所以裴科长依旧例行公事地听着记着。

然而在李老汉含糊不清的话词中,偶尔跳出一两个奇怪的词汇,什么“蒙召”、《圣经》,什么“珍珠主”、“被立王”……起初裴科长不很在意,听着听着听多了,觉着蹊跷,再一琢磨,心里一激灵:这老汉说的,别是什么非法结社活动或者反动会道门吧?于是几番询问,裴科长让老汉把等在门外的两个闺女叫进屋来。

两个闺女低眉顺目,屏声敛气,神态里隐现着惊恐与怨怼,她们一先一后地诉说,引出一段离奇的经历。

二闺女小B说,这一切都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的。

那年,父母离了婚,法院把小B判给父亲,把姐姐小A判给母亲。父亲离婚后娶了一个比小B大不了几岁的继母,小B搬到母亲那里,与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。

母亲自从离婚后心情一直不好，整天郁郁寡欢，又要抚养两个女儿，深重的精神负担和生活压力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一天，邻居大妈来串门，说到母亲的病情。

“也不知咋的，整天昏昏沉沉，浑身无力。”母亲叹道。

“去医院检查过吗？”

“去过，说是啥毛病也没有。”

“他婶啊，原来我也有过那么一阵子，身子不好，干啥都不顺，后来，我就信了基督，到教堂做做礼拜，咳，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。我劝你闲着没事去教堂坐坐，保不齐你的身子就好起来了。”

后来，母亲就真的信了基督教，还到教堂受了洗。

几年后，小 B 和姐姐小 A 都初中毕业了，在家闲着没事，母亲就要姐妹俩陪她上教堂做礼拜，久而久之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小 B 和姐姐小 A 都在教堂受了洗，成了基督教徒。

1994 年 3 月，正是化冻翻浆的时节，小 B 姐俩随母亲做完礼拜，在教堂门口遇到两个青年女子。两个女子神色诡秘地说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：“你们怎么还进教堂啊？教堂早晚要被政府撤掉，进教堂的人都得被抓起来，我们那里的教徒早就不进教堂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母亲将信将疑。

“那还有假。晚上到你家再给你们细说。”

当晚，两个女子不请自来，说出的话叫人心跳。

“我们是神派来的使者，是神附给我们的嘴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是神的话，现在耶稣已经不灵了，他死后降生在我们南方，叫‘被立王’，是真神。他预测 2000 年是世界末日，整个世界要毁灭。那时就要建立神国，都是‘被立王’的天下，不信‘被立王’的人都得死。现在信‘被立王’还不晚，要保全家平安，从现在起就必须信‘被立王’。”

此后的母亲家成了两个女子的布道场，天一擦黑，就有许多人聚到这里听其传道。

“不要去教堂，教堂是政府办的，那不管用。要在家里活动，

要隐蔽。国家快要完蛋了,2000 年要建立起神的国度,你们都是‘被立王’的子民,只有‘被立王’才能保护你们,你们也要去传教,让亲戚们信,不信的话,你们就和亲戚断绝关系。”

有一天,一个女子把小 B 单独叫到了一边。

“小妹妹,我看你长得漂亮,以后一定能当上‘被立王’的天使,有机会带你到南方去见见真神,等见过‘真光’,你就是‘被立王’的天使了。”

小 B 从未离开过石汉镇,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。既然能见到真神,又能云游全国,这不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吗?

同样的诱惑,同样使另外几个好奇的心躁动不安。

5月1日,两个女子带着包括小 B 在内的 4 名少女登上开往江苏省徐州的火车。

然而到了徐州火车站,两个女子却说:“不巧,神家出环境了,出环境就是有人出卖主了,这次不能让你们见真神了。你们乘下午的火车回家吧。”

几句话就把小 B 她们打发回去。

一晃到了 11 月 1 日,小 B 接到两个女子的通知:立即赶到火车站,去南方见真神。

全家人得知,母亲打点行装,父亲赶来送行。母亲悄悄告诉小 B:“你姐在一星期前也去南方见真神了。”

同去的还有另外三名女信徒。汽笛一响,到了安徽省蚌埠市。两个女子领着她们在街上乱转,说只有到天黑了才能去见真神。

转到天黑,街上亮起路灯,她们才被领到郊区的一幢农民盖的二层小楼前。小 B 走进房间,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坑里,揉了揉眼睛,才把四下的情形看出个大概。

屋里黑,是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,还挂上厚厚的帘。里外两间屋,里屋沿墙一圈都打着地铺,铺上坐着十几个脸色沉重的女子,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。外屋的中间,一块布帘将房间一分为二,布帘里边是一张宽宽大大的床。布帘外边,有一个用席子围起

来的简易厕所，里边放着两个大塑料桶，一阵阵粪便味散发出来。

一个女子面无表情地把小 B 带到里屋，指指靠墙角的地铺：“你就在这儿睡，这里的规矩我告诉你，不许大声说话，不许互相打听对方的姓名和其他情况，不许外出，即使上厕所也不能出去，吃饭自有人送来。”

她说话时，屋里的十几名女子没有任何反应，一个个睁着空洞洞无神的眼睛。

旅途劳顿，使刚刚坐到地铺上的小 B 沉沉入睡，迷梦中，小 B 觉得有人踢她的双腿。小 B 揉揉惺忪的眼睛，发现站在面前的是那个帮自己提行李的女子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本皱巴巴的小册子扔在地铺上：“把这上边的东西好好背下来。”

小 B 捡起小册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人工手抄后复印，然后装订成册的。

“被立基督我的父神，伸出右手来，拉住你的小婴孩，你像母鸡护备小鸡，把我们来爱，这样的爱世上人间实在找不来……”

既不是《圣经》，也不是圣歌，满页的错别字，满纸的荒唐言。

一个姑娘从外屋探进头来，轻轻地喊了一句：“‘被立王’回来了，跪迎父王。”

地铺上所有的女子纷纷站了起来，然后又急急忙忙低头跪下，小 B 也学着跪下。

“唱圣歌。”也不知是谁在哪个角落里低声喊了一句。

“荣耀的金冠，你也想戴，我也想戴；主赐的灵粮，你也饱餐，我也饱餐，你为主做工任劳任怨，我也为‘被立王’把道传。只有真心来信主，主也会赐你平安，啊……教会的复兴，是你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，受苦受难，你也情愿，我也情愿。”

屋里响起了各种口音的歌声，曲调是人们都熟悉的《十五的月亮》。

歌声结束，一个嘶哑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：“起来吧，我的孩

子们。”直到此时，小 B 才真正地看到了在她心中极为神秘的真神“被立王”。

他中等身材，应该在 1.70 米—1.72 米之间，大概有五六十岁，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而脸色苍白，三角形的脸，尖下巴像太监那样光溜溜没有胡须，小眼睛，眼角布满皱纹，头发很黑，像药水染过。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式样新颖，质地不错，只是穿在年轻人身上更顺眼。

“被立王”在里屋没站多久便回到外屋布帘后面的大床上去了。

小 B 望着煤油灯在天花板上的投影发呆。

外屋走进来一个女的，指着邻铺的两个女子小声命令：“你，还有你，你俩今晚见真神、真光。”

两个女子穿着睡衣跟着走到外屋。

外屋的灯灭了。传出喘息、呻吟和床板的咯吱声。两夜来，这类声音一般都要持续到天明。

第三天晚上，小 B 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。此时，小 B 终于知道，每天晚上到里屋叫姑娘们去见真神的那个女子，灵名叫“珍珠主”，是“被立王”教会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。“珍珠主”点着小 B 等四个姑娘道：“今晚你们四个，父王给你们见真光。你们陪伴父王。”

小 B 等四个姑娘跟着“珍珠主”到了外屋。

“你们俩先进去，你们俩候在外边。”

“珍珠主”发完命令，带着小 B 和另一名姑娘钻进了布帘后头。

眼前的景象让小 B 大吃一惊。宽大的木板床上，零乱地堆放着一堆分不清颜色的被褥，“被立王”上身只穿一件上衣，下身光着坐在床沿上，一个女子跪着正在给他洗下身。在床沿的边上，有一个红色的塑料废纸篓，里面堆放着半篓用过的卫生纸，每一团卫生纸上都沾着斑驳的血迹。



小 B 不由自主地捂住了眼睛。

“还不跪下，在神面前，你们不要有人的想法。”“珍珠主”喝令两人跪下。

小 B 和另一名姑娘在床边跪下。“被立王”洗完澡后一声不吭地钻进了被窝。

“你们俩明白不明白‘蒙召’的事情？”“珍珠主”问。

“不明白！”小 B 和姑娘回答。

“珍珠主”转身从立柜里拿出一本书，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后道：“我给你们念一段《圣经》：作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教主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作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……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连合，二人成为一体……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‘蒙召’，行事为人就当与‘蒙召’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‘蒙召’，只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”

“珍珠主”念罢，问：“你们应该知道‘蒙召’是怎么回事了。这都是《圣经》上说的。”

小 B 和姑娘茫然地对视了一眼。

“珍珠主”还想说，躺在被窝中的“被立王”挥手止住了。

“我的孩子们，都起来吧。你们现在可明白‘蒙召’？”

“明白。”两人齐声回答。

“你们可愿意接受神的‘蒙召’？”

“我们愿意。”姑娘们迷迷糊糊地回答。

“那就来吧，我的孩子们。”“被立王”掀开被角，示意两人钻进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苏醒过来的小 B 流着泪独自躺着，心里盘算如